



Beautiful Chinese

| 美 | 丽 | 中 | 文 |

《读者》签约作家美文系列

安宁、包利民 等著

至爱亲情卷

住在母亲的掌心

总有一种
深情的目光
时刻注视着你
无论
你走到哪里
走出多远
也走不出
这种凝望

版传媒集团

教育出版社
EDUCATION PRESS

Beautiful Chinese

| 美 | 丽 | 中 | 文 |

《读者》签约作家美文系列

安宁、包利民 等著

住在母亲的掌心

至爱亲情卷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住在母亲的掌心：至爱亲情卷 / 安宁等著.

—天津：天津教育出版社，2013. 12

（美丽中文：《读者》签约作家美文系列）

ISBN 978-7-5309-7487-2

I. ①住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96385号

住在母亲的掌心

出 版 人 胡振泰

作 者 安宁、包利民等

选题策划 杜 平

责任编辑 田 听

装帧设计 张丽丽

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

<http://www.tjeph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32开（880毫米×1230毫米）

字 数 135千字

插 页 2

印 张 7

定 价 21.00元

目 录

安 宁

- 双程爱 / 003
母亲的怯懦 / 005
校服里的父辈 / 007
镜头是我注视你的眼睛 / 010
恐慌是为陪你不孤单 / 013
那个掉光了牙齿的老头 / 016
父亲在城市里串门 / 019

包利民

- 花开的方向 / 025
你能笑一次吗 / 027
你在谁的梦里 / 029
你怎么知道我说谎 / 031
让人心疼的愿望 / 033
世间最美的房子 / 035
走得越远，离得越近 / 036
最美的家书 / 038

崔修建

- 父亲是“蜘蛛侠” / 043

你的美，我知道	/	046
陪着母亲看花开花落	/	049
母亲一直在倾听	/	051
母亲在看着我	/	053
奇迹的名字叫父爱	/	055
牵着女儿的手	/	058
汇款单里的爱	/	061
因为她是母亲	/	063

段奇清

把孩子当北狐来养	/	069
让孩子不做“第八个白雪公主”	/	071
让生命穿越着爱	/	074
有的谎言原来植根爱的土壤	/	078
不妨“迁就”孩子	/	080

姜钦峰

冰雪燃情	/	085
海马爸爸	/	088
花落无声爱无语	/	091
挑山的男人	/	094
一生之水	/	097
母亲不渴	/	099

矫友田

年雪如银	/	103
别让你心中的爱打折	/	105

蜂巢上的眼泪 /	108
父爱的天空 /	110
一位母亲的守望 /	113
一生的“永不落” /	116
最美丽的笑容 /	119

李良旭

贴在窗户上的两张脸 /	123
保重 /	125
一定要幸福 /	128

鲁先圣

母亲的光辉 /	135
我只给了母亲一头白发 /	137
父亲给我的勇气 /	139
母亲的生日 /	141

孙道荣

爱的移位 /	147
不合身的毛衣 /	150
父母需要“被需要” /	152
每天捡一千个球 /	155
我是你的拐杖，你是我的眼睛 /	158
生命朗读 /	160
总是站起来的那个人 /	163
剪指甲 /	165
图书馆外的等待 /	168

二十六只蝴蝶 / 171

杨福成

比山还重的爱 / 177

母爱深深 / 179

一路开花

路过妈妈的味道 / 185

路是母亲思儿的孤独 / 187

爱你，是此生最无悔的事 / 189

生命中的唠叨和安静 / 191

也许，你已经原谅我了吧 / 193

查一路

月光下的蛙鸣 / 199

住在母亲的掌心 / 201

在冬夜里歌唱的鱼 / 203

“子曰”一生 / 205

丢失父亲 / 207

母亲的腊月，儿女的年 / 209

父亲的游泳池 / 211

残存的手指 / 213

外婆的绿豆汤 / 215

不安的年夜饭 / 217

.....|| 安 宁

本名王苹，巨蟹座女子，80后人气作家，《读者》等多家期刊签约作家。生于泰山，读于北京，居于青城。外语学士，文学硕士，电影学博士。曾任中学外语老师、出版社编辑，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。文风犹如个性，兼具柔软温情与犀利幽默。已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二十一部。代表作品：《蓝颜，红颜》《试婚》《聊斋五十狐》《呼伦贝尔草原的夏天》《笑浮生》。曾获2009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、2009年度北京市政府优秀青年原创作品奖等多种奖项。

双程爱

— * —

她是单位里的单身妈妈，离婚后独自一人带着孩子，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工作。起初她没有房子，也租不起，只能借助姐姐的关系，与六岁的儿子一起住在附近一所大学的女生宿舍里。怕儿子夜里睡得不适，她买了一个简易的垫子，自己打了地铺，守候在儿子床边。才很小的一个孩子，就有了羞耻心，每次出入女生宿舍楼的门口，总是低头快步地走；夜晚起来去女生洗手间，也要将她摇醒，让她去看一下里面是否有人；而且还知道讨好同宿舍的女孩子，懂得叫她们姐姐比叫阿姨会让人家开心。有时她看到儿子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，乖巧地喊姐姐好，她的心里会突然很疼，好像那一声是根尖锐的针，扎在她的心里，并瞬间见了鲜红的血。

她的薪水不多，等到后来租了房子，再除去日常的开销，便所剩无几。所以常常想给儿子买一件礼物，都要为难。一次他们在商场里，一个小孩子朝爸爸嚷叫着要一艘电动飞船，那男人立刻二话没说，拿了两个不同款式的飞船便去了收银台。那时她的儿子也正站在旁边，兴奋地抱着其中的一艘，试着在地上发动飞船。尽管儿子并没有让她也掏钱给自己买一艘，但她还是感觉到他在经过那对父子旁边时，眼睛里瞬间燃起的渴盼和羡慕。她犹豫了片刻，想要转身回去将那个玩具买给他，可是儿子却突然摇摇她的手，冲她撒



娇，说：“妈妈，我饿了，我想吃家门口的豆沙包，你买给我好不好？”她的鼻子一酸，眼泪差一点落下来，但还是克制住，蹲下身去，紧紧地抱一抱他，说：“傻孩子，当然好。”

半年后儿子读一年级，她有一天下班回来，看见他正蹲在洗水池旁，费力地洗着自己的衣服，小小的人儿，还够不着水泥砌的池子，所以袖子已经湿了大半，身上溅满了洗衣粉的泡沫，鼻翼上还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听见她的脚步声，儿子回头冲她咧嘴一笑，说：“妈妈，今天我们老师布置的作业，让回家帮妈妈做家务，我自己洗衣服，算不算数呢？”她摸摸他瘦弱的额头，说：“肯定算数呀，如果我是老师，会给宝贝打一百分呢。”

第二天她去上班，有同事出国游玩回来，将日本的青豆分给大家一人一袋，别人拿到后立刻拆开来，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。她也刚要打开，突然想起了儿子，便一脸喜悦地收了起来，并毫不避讳外人的注视，说：“回家带给我儿子吃，他肯定会高兴得跳起来，他最爱吃这些小零食了。”有人背着她小声嘀咕，说：“瞧，单身女人过得可真是心酸，一袋青豆都舍不得自己尝一个，而且穷得连点自尊也没了，这样的话怎么好意思当众说出来？”有好心人悄悄地暗示她，说：“尽管知道你爱孩子，可是以后还是最好说话做事内敛一些，别给人留下话柄，也别让人家看了笑话。”她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，说：“可是我对这样的嘲笑，没有丝毫的感觉，那一刻我只是想着我的儿子，就像他那么小小的人儿，为了一个住宿的床位，可以在人前一次次给足我面子一样。”

她知道其实这样的话，也没有必要解释，因为爱从来都是买双程票的，当它们从她的体内，流向孩子的时候，返程回来，携带的只会是更多的爱的蜜甜。

母亲的怯懦

*

读中学时，有一年我成绩进步很快，学校里开期末表彰大会，我被作为学生代表选去演讲。为了能够给与会的家长们一点启发，老师特意找到我，说：“能否让你的父亲或者母亲上台讲几句话，跟别的学生父母分享一下家教经验？”

父亲那时在外地工作，无法回来，只好讲给母亲听，让她代替父亲去台上说上两句。母亲听了即刻惶恐，将头摇得像拨浪鼓，犹如年少怕羞的我，一个劲地说：“那怎么可以呢？那怎么行呢？我一个家庭主妇，一点文化都没有，在你们老师们面前卖弄，那像什么样子呢！”我开玩笑，说：“你平时跟人砍价嘴巴多厉害呀，一条街上卖菜的都怕你这张嘴，宁肯自己吃点亏，也不想跟你吵架，所以不过是上台说几句育女经验，有什么好难的？”

但不管我怎样劝说，甚至动用了父亲的威严，母亲依然很坚决地不同意上台讲话，而且，怕会发生意外情况，她直接连家长会也不参加，并像个赖学的孩子一样，让我帮她请假，说她有病在家，实在下不了床。

到了那天，她果然早早地就躲到了邻居家去，假装给人家帮忙做活，我经过邻家院子，看见她正与邻居阿姨谈得热火朝天，怎么也想象不出，这样健谈的她，也会心内生有惧怕。她恰好抬头看见了我，竟像是怕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

的学生一样，迅速地低下头去，装作没有与我对视。但等到我上台发言的时候，还是下意识地扫了一眼观众席，并没有发现母亲的身影，失落之中开始演讲，是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突然在窗外看见母亲的身影一闪而过，犹如一个在教室外怯生生偷听的小孩儿，怕老师发现了，所以赶在上课结束之前，急急地沿墙根溜走。

几年后我大学毕业，在事业上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，回到县城，昔日一个一直对我十分关爱的老师，在聚会完后，送我回来的路上，突然就说要看望一下我的父母，告诉他们有我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儿，是此生最大的骄傲。可惜走到家门口，才发现父母都在外面，为了一户人家堵塞的管道而忙碌着。我打电话给父亲，父亲说：“那让你母亲回去见见你的老师吧，刚刚开工的活儿，我实在走不开呢。”挂断电话之前，我听见母亲在那边与父亲有几句争执，似乎是想让父亲回来，但怕老师误会，我还是没有劝说母亲，而是告诉老师说，我妈很快就会骑车来的，所以还麻烦老师耐心等待片刻。

可是这一等，便是半个小时，明明父亲在电话里说十分钟就会到的，我却张望了许多次，也不见母亲的身影。我不停地找理由安慰老师，说母亲骑车太慢，所以在车流不息的县城里，她总是一遇到汽车，便慌慌地提前很远就将自行车停下，别人十分钟走完的路，她则要花费半个小时。

在又等了十几分钟之后，我的老师终于礼貌地起身告辞，我在歉疚的挽留中，几乎有些气恼母亲，甚至想要打电话对她发火。老师刚刚离开，父亲就骑车飞快地赶来了。我诧异，问怎么不见母亲，父亲便无奈地笑笑，说：“没见过你母亲这样胆小过，明明已经到了家门口，却不敢来见你的老

师，又对我撒谎说忘了带钥匙，返身回去了，其实钥匙一直在她的衣兜里。”

我听了突然地有些心疼，为老到一大把年纪了，竟然还心生胆怯的母亲。我知道这一次她是怕自己满身泥浆的衣服，会招来我的老师的同情；怕自己这样愚钝的主妇，与我的一身学识的老师面对面坐着的时候，会完全找不到话说；怕自己的粗鲁，会让老师看轻了她，连同自己优秀的女儿。

这时的母亲，早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，可是，她却与许多年前的那个女子一样，对于我的老师及其比她高一个层次的人，心生敬畏和胆怯，并因此，卑微到犹如一株角落里的小草，将发黄的茎叶，羞涩地隐藏起来，不让任何人窥去她心内的不安与怯懦。

校服里的父辈

— * —

在一个小花园里，碰到一位散步的老人。他的脸上，没有过多的悲喜，表情有些忧伤，经过那些穿着时尚的人，总会略带着艳羡，悄无声息地看上一眼。他的肌肤，因为长年的劳作，已经锈迹斑斑，犹如枯朽的树皮。而裹在瘦弱骨架上的那身独特的衣服，则将他与这个城市的格格不入，衬托得愈发鲜明。

那是一身中学生的校服。我从侧面，可以看见胸前写有“育才中学”几个小字。这显然是他读中学的孙子丢弃不穿

的校服，他一生简朴惯了，看不得浪费，絮叨几句，便自己拾起来穿上了身。或许家人会觉得不妥，说他几句，他却置若罔闻，似乎这一身校服，比儿子买的名牌西装，更让他觉得舒适。

校服原来的主人，当是一个热爱漫画的小男生，因为背后的空白处，画着一对牵手的小人儿，亲密无间地依偎在一起，旁边飞出一行可爱的彩字：我要永远陪你在一起。想来老人的小孙子，一定是心里喜欢上了某个女孩，而且异常大胆地在校服上表露出来。而老人定是看不懂这些的，校服在他这里，只是一件可以避寒的衣服，而且，是一件不应该被弃置一旁浪费掉的华衣美服。

想起自己年少的时候，最讨厌阔大难看的校服，没有别的学生的勇气，在校服上绘制自己喜欢的图案，或者写下信仰的格言，可以让校服变得另类一些；亦没有勇气，给父母要额外的钱，买喜欢的棉裙；所以只好每日委屈地穿着它，如一只被排挤走失的野猫一样，卑微地走来走去。

所以中学毕业的时候，几乎是蜕皮一样地，迫不及待地在校服里逃出来，且再也不去动它。而母亲却是从此，眷恋上了我的蓝白相间的校服。她穿着它下地劳作，外出买菜，在路上为一些琐事跟人争吵，或者因为疲惫，在田间地头睡了过去。有时候弟弟会笑话她，说她是我的校友，而且，远比我对学校忠贞和热爱，可以将校服穿上几年而不厌倦。母亲总是笑笑，说：多好的衣服，结实，耐脏，穿起来从不会心疼，野生的一样，不娇贵。

可是我却因此有过自卑。记得是在路上，与自己的老师相遇。我很迅速地用老师的视线将母亲上下审视打量了一番，而后脸腾地红了。我第一次发现穿着校服的母亲，在

路人的眼里，犹如一个傻笨的学生，而且，带着一股子乡野气。之前，校服在她的身上，不过是一件勉强算得上得体的衣服，但在那一刻，我却窥见了校服的滑稽与尴尬。

我相信老师一定是看出了我的难堪，所以不过是简单寒暄了几句，便告辞走开。而母亲，却不知趣地追赶上来，絮叨着说：“你们老师是不是不喜欢我呢，还是觉得我身上有汗臭味，怎么没说几句就走了呢？”我飞快地在前面走着，不理睬母亲，并将她落下很远。那种混合了卑微、羞耻和疼痛的少女的心思，到如今，依然清晰地心里记着。

后来我走出了小城，并凭借着不息的努力，可以挣钱给自己和家人买到名牌的衣服，可是始终未曾停止过劳作的母亲，却将我给她买的衣服，锁进箱子，继续穿着校服，在小城嘈杂喧嚣的街道上，走来走去。只是，这一次的校服，是被刚刚读了大学的弟弟遗弃在家的。

在我所居住的繁华的都市里，我常常瞥见那些穿校服的成年人。他们拉着堆满水果的板车，骑着装满了货物的三轮，或者站在十字路口的大风中叫卖，再或夜色下为你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。那些被他们的孩子扔掉的校服，裹着他们的身体，犹如秋天里裹着金黄外皮的玉米。

我知道这个城市里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，在明亮的高楼里行走。我也知道，当我们的翅膀，掠过高高的枝头，却不会忘记，将视线温柔又疼痛地，抚过那大地上，穿着被我们遗弃的校服，低头行走的父辈。



镜头是我注视你的眼睛

*

他一直与父亲没有多少的交流，他们彼此都是沉默寡言的人，他一路读书顺畅，几乎没有用父亲费过多少的气力。事实上，即便是他有了问题，也不会去找父亲，更多的，他选择自己独自承受。他一直以为，父亲对他，像对家中某件可有可无的摆设，记不记得，都在其次，更不必说，去上心呵护。

所以他一路读书，选择的，几乎都是离家很远的学校。大学是在北方，硕士是在更遥不可及的英国。回国后因为热爱摄影，选择了做自由摄影师。南来北往，在父亲身边停留的时间，从没有超过两天。而电话，每次打回去，即便那端接起的是父亲，即便他的确有事需要找父亲商量，他也会习惯性地，说：让我妈来接电话。隔着千万里，看不到父亲的面容，但他还是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。他们彼此，是那么的陌生，陌生到连视线，都是碰触到一起，即刻跳开去，而像别的父子那样，做促膝的交流，更不会有。

那一年他争取到为一家电视台，拍一个纪录片的机会。但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摄影师，他只好自己拿起摄像机。而片中千里迢迢给村民去送照片的人，他挑来选去，最后觉得，让自己的父亲来做，是最契合电影的精髓的。纪录片讲述的，是一个摄影记者，偶尔去云南一个苗族居住的山村